

梁小斌

作品

窝藏书系

很多年后，
你会因为自己阅读并拥有过一本梁小斌著作而深感荣幸。

翻皮球

梁小斌

他的诗歌曾经闪耀在星空，
他的思想却因为自身的沉重而仍被埋葬。

翻皮球

梁小斌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翻皮球 / 梁小斌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214-08899-4

I. ①翻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66193号

书 名	翻皮球
著 者	梁小斌
责任编辑	刘 焱
特约编辑	赵 娅
责任校对	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58千字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899-4
定 价	30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第一章 成俑经历

我是梁小斌 · 002

信仰 · 009

境遇 · 009

由逻辑世界想到的 · 009

消失 · 015

鞭子 · 015

愿望 · 015

关于源头的回答 · 016

思想 · 016

人民的思想 · 017

认识论 · 017

历史的贞操 · 018

第二章 融化到此为止

融化到此为止 · 020

界线 · 020

优雅 · 022

和谐 · 023

不仅是羞涩 · 023

自由 · 024

羊态 · 025

真实的生活 · 025

直觉 · 027

虔诚 · 027

第三章 诗是反驳

对屠杀的研究 · 030

释放之后 · 034

温情 · 035

幸福感 · 035

作家的身姿 · 036

隐语 · 038

内心生活 · 039

诗是反驳 · 040

世界观 · 041

空白之处 · 042

学习生活 · 043

我们是害虫 · 044
剥毛豆及其他 · 046
除名之后 · 048

第四章 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旋涡里

晨霜 · 052
关于记忆 · 054
我想把你们的酒桌推远一点 · 058
搬进教授楼的管道工 · 059
晾晒白菜的盛大节日 · 061
逗留在欢迎仪式之外 · 064
马蜂 · 065
召唤 · 068
蹲着的心事 · 069
律令的诞生过程 · 071
气息 · 072

第五章 绘事后素

捕鸡者说 · 076
夏日黄昏 · 078
旗杆在握 · 080
空碗和米饭 · 083
作文 · 088
邻居 · 090

分行 · 091
失明与格律 · 093
人在其他领域出名 · 096
你又不是名人 · 098
福祉 · 099
绘事后素 · 100
彩球升上天空之前 · 102
躲避 · 103
读《古兰经》 · 105
方舟 · 107
握手 · 108
凶悍：我的诗歌立场 · 110
生土豆时期 · 111
时间逼近了 · 112

第六章 修理风筝的人

绳索 · 116
修理风筝的人 · 119
言语与感动 · 121
关于亚里士多德 · 122
确切消息 · 123
时间逼近 · 125
老师 · 126
劣迹原貌 · 127
珍惜由来 · 128

- 本职工作 · 129
- “我们已经躲好了” · 131
- 黑暗中的渴求之人 · 132
- 不要打听树木的年龄 · 133
- 向农活献媚 · 134
- 踩坏的风琴 · 143
- 关于“圣女” · 145

第七章 我将如期而至

- 祖国，究竟是指什么？ · 150
- 失去了锁链之后 · 152
- 锄头与蜘蛛网 · 154
- 壕沟里的中国山水画 · 157
- 手持火炬的人 · 159
- 多余的骨头 · 160
- 阵地上的分娩 · 161
- 苦难，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· 164

第八章 笨拙在别处

- 吃过了 · 170
- 关于铁链 · 171
- 你烧的山芋特别凶 · 172
- 到底有多重 · 174
- 那就买票吧 · 175
- 爆炸成功之后 · 177

- 号志灯 · 178
- 伟大工程始建时 · 180
- 笨拙在别处 · 185
- 困惑 · 189
- 理解 · 190
- 准则 · 190
- 结论 · 191
- 火炬 · 191
- 拉萨河 · 191
- 我与这个世界并无仇恨 · 192
- 击鼓人的叩问 · 193

第九章 梁小斌如是说

- 合肥人 · 196
- 我放下了 · 201
- 回归匠心 · 209
- 关于李力的絮语 · 216
- 他将如期而至 · 220
- 诗到茫然未有时 · 223
- 黄土有震 · 226
-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· 232

代后记 以蜷缩的方式伸展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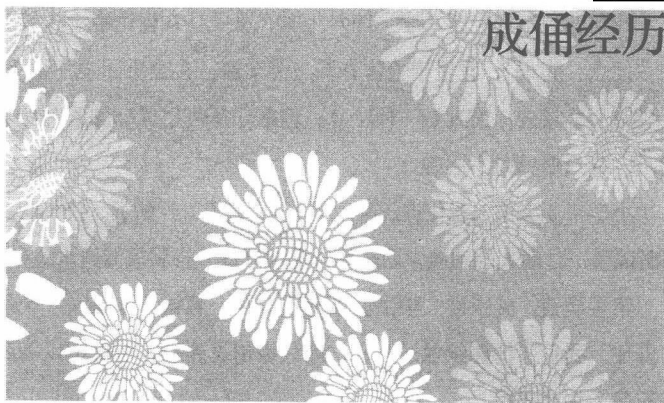
翻

皮

球

第一章

成俑经历



一 我是梁小斌

1

我 1954 年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。父母亲是国家干部。我是喝奶妈的奶水长大的，后来母亲总是埋怨：奶妈的奶水没有营养。

我很顺利地读完了小学。四年级时，班主任在评语栏上这样写过“优点：胆小”，我最害怕体育课与劳动课；在全班同学注视下，从跳箱上翻过去，简直是一种耻辱。班主任每每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时，我只略感对不起她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我住进医院后不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院长叫我探听隔壁一位病人的动向，后来我告密：他每天将剩饭倒到水池里。

某年夏夜，父亲被大学生们带走了；我一直认为他是换一个地方去住。我很不情愿给他送开水，因为害怕见到他，而母亲以为我在和父亲划清界限。

对“文革”的来龙去脉，我也正儿八经地思索过。外婆说：你怎么会懂，你多么单纯啊。而父亲早就认为我是一个复杂的人，我

对思想复杂感到自卑。

我从未体验到自己的单纯。

在合肥三十二中就读时，我一点也不爱读书，却跑到街上看连环画。在给工宣队长递交检讨时，他很满意，说是有文采，允许我悬崖勒马。

进入高中后，我对一位语文老师印象深刻。他借给我一本《女神》，我第一次听到他在私下场合说到“泛神论”。《女神》里作者向地球母亲所发出的一种博大的呼唤令我激动。

后来我在一个生产队落户，经常躺在大草堆上发愣。我时常跑回家。母亲说：既然你觉得家里没有意思，又跑回来干吗？我一点说不出其中道理。

1975年，我得了肾炎，住进医院。

在家养病期间，我读黑人诗选，我还读到了《唐璜》，但我对拜伦并不迷恋，对普希金略有好感。黑人诗人朗士顿·休士诗歌中放射出的黑色光芒令我炫目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像我这样孤僻的年轻人，崇拜起诗人的深沉气质，远离了自己的个性真实。

1976年进入合肥制药厂后，我继续读国内诗人的作品。仅从文风上判断某个诗人的素质，从语感上猜想某个诗人的善良。恰好公刘同志在安徽，我匆匆忙忙给他写信，后来他约我见面，希望我多写。不久，他向诗刊社推荐了我的作品。

1979年，《彩陶壶》在《安徽文学》十月号上发表。我萌发了

做一个善良诗人的愿望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写诗，就是我那时的艺术观和世界观。

后来到北京参加“青春诗会”。那时我至少还把浪漫主义奉若神明，形成诗人优雅、纯洁的品格是我的目标，这导致《雪白的墙》的创作（这似乎符合了一个时代的命题，使我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）。稍后一段时间，我写出《家乡的草堆》《日环蚀》等诗。我已体会到：形成个性的美好是件使人精疲力尽的工作，犹如体力劳动一样。

因为我不能维持正常的上班，1985年，工厂工劳科长亲自把除名决定送到我的手里。我说：本来应该是我去拿的，麻烦你们送来了。自此，我的生活靠全国诗友们的赞助。我无法忘记，在我创作上最困惑的时期，谢冕同志、孙绍振同志、吴思敬同志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支持。

1986年，我凝神观照自己如何生活，写出了长诗《断裂》。《断裂》表达了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所忽略的许多人生体验，评论界认为是在“展览丑恶”。因为认清了自己，我感到欣慰。

诗刊社在我生活窘迫时对我表示了关切，1986年起我担任诗刊社刊授学院辅导老师。似乎也体会到“往碗里夹好几种菜，是一种幸福”了。

还有，我们总是在谈创伤，至今我仍不明确，创伤的真实部位在哪里。

还有，诗自然是要质朴的，但质朴的情感有时被有教养的诗人

所垄断，在质朴之外，仍有我不曾触摸过的世界。难道说，诗人只有心肠变坏了，才具有进行意义？或者说，我一开始就并非纯洁。我在学习纯洁的细节时感受到了压迫。

2

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写“公社开完欢迎会，一颗心飞到生产队”这样的句子开始的。其中还有也很重要的一句话：“想着想着入梦乡，手儿放在心窝上。”这就是我初出茅庐时的作品，并谎称曾经发表在人民公社的黑板报上。因而我与顾城是很不相同的，与他的发轫之作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相比较，顾城较早地注意上了自我，我却在随大流式地注意跟自己毫不搭界的社会公众生活。

实际上，我是一个逃离伟大的上山下乡劳动运动的冠军。我不由想到那更为离谱的一句：“明天一早就下地，一定要开好第一犁。”讲这句话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从没有摸过任何一件劳动工具。我仅在人民公社的打谷场上，凝视漫天铺开的金色谷粒，像一个头戴金色草帽、手握竹竿的游魂，当时心里所想并不高深。至今，我仍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朗诵我第一次进村时的情景，引来满场哄笑，这又成为我写了一首好诗的佐证。

上面讲了这么多，就是要说明一句大白话，我不是从研究自我起家的。内心在逃避某种运动，嘴上却偏偏说喜爱它，并且力图要把这种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最终又被现代文学史家斥之为说

了假话。于是一昼夜之间，我们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点拨，就像沉睡的虫子被点拨到另外一个方格之中。我们飞快地成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，成为个性束缚的挣脱者，成为敢说真话的率先者，于是也就有了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《雪白的墙》等作品。

记得作品获奖，我进京领取获奖证书和奖金的时候，京西宾馆的门口有站岗的解放军哨兵向我敬礼。我背着黑色皮包，在哨兵向我敬礼的关口，我身子略为歪了一下，以掩饰皮包内涵。

我气宇轩昂地迈进门厅之后，有红色地毯在脚下铺展，我的眼睛却很聪明地注意着远方。红色地毯铺向远方，然后陡然拐弯，通向电梯。按说我应像走田埂似的，斜插过去，但我偏不，我顺着红地毯铺就的垂直路线，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后到达电梯门口。如果，红地毯象征着社会公众生活的话，我自以为我对它的研究已非常精确，但踏在上面时，还是露出了马脚。与我结伴而行的作家，初出茅庐的成功者，都装作漫不经心地走着。实际上我们都是构思者，因为大家都构思得太多，反而不被构思所触动。

其实，我总在反复察看如何跟外界的生活打成一片，却命里注定要露出马脚，我好歹找到了一条与自己确实有关联的、笨拙人的写作方式。

双轨制时期，我也曾站在十字街头，口袋里揣着很多纸条，纸上写的内容恐怕大街上的人们也都清楚。我逢人便打探：“请问要不要螺纹钢？”这句话，从我嘴里吐出，在旁人看来，倒也振聋发聩。但是，当时，我正好也说出了一句公众话语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

钢铁公司营销科长办公桌上的纸条怎么会跑到我的口袋里。农民诗人王老九在土改时也有想不通的地方。他分到了地主家的一个樟木箱，然后发问：“箱子箱子，你又没长腿，怎么会跑到我家里？”后来他找到了答案：“想想这道理，全凭毛主席。”我不敢说我的困惑像王老九那样有多么博大精深，我在想不通的地方停留，用“钉子”把纸条“钉”在自己的心上。各种钢材明细表究竟是怎样跑来的，我要说是我自愿索取，而不是别人硬塞到我口袋里的。关于自愿还是被迫，是衡量写作者心灵基本母题是否纯真的分水岭。

依照我本人的构思，我是希望在社会主义的内部好好安顿下来，当个作家的。有位领导曾传话“要找梁小斌谈谈”。我在电台打工时，另一位领导所传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模一样（要找我谈谈）。既然是找我，我就应该在家里规规矩矩地等待，以便谋一个好点儿的差事和个人发展远景。这种人生思路，披露出去将会贻笑大方。既然要找我，为什么又不来，静悄悄地传递来一句诗化的语言让我期待。所谓期待是指什么呢？其根本含义是，蹲在家里不要再出去活动了，肯定有好消息传来。蹲在家里不动，是写作者思想是否能够腾飞的生命线。

有一篇忆苦思甜的报告，就是写人不要乱动的。一个老长工欠了地主的债，无力偿还。地主说：“你只要愿意赤身被捆绑在树上，让飞虻来咬，欠账就一笔勾销。”老长工按照契约就范，黑压压的飞虻像道袍一样覆盖老长工的全身。晌午过后，老长工的孙子实在不忍心爷爷再受难，试图轰走正在吮吸爷爷鲜血的飞虫。飞虻像黑

色布幔被风掀走，然后又一批飞虻在老长工的身上落定……老人家在咽气的时候告诫后代，不要去赶走它们，它们吃饱了就不动了。你看，现在又重新飞来一群新的……当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一位老画家听，他以为我在影射反腐败。其实，我是非常欣赏被捆绑在树上纹丝不动的。人的确在纹丝不动的时候，思想才有所蠕动。我不赞成人在想到什么以后，也就是有所期待以后，立刻就投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去。

还是说说我是如何带孩子的吧。当我孩子会跑的时候，我的视线和心思一直跟踪着他。如何驱散孩子总在我心上这个念头呢，我索性就把孩子背在身上，眼前还不妨碍捧着一本书，渐渐地我忘却了背上还有一个孩子。西西弗斯永恒地推着沉重的巨石上山，他视这个世界为重负，我认为他看得过于严重了。你可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沉重之物，消灭的意念深深背上了如同硕果一般的思想包袱，它吸引你全神贯注对付它，直至终生。

写作者的体验通常是以感官痛苦、生命代价作为主要特征的，在我却体会到另外一种幸福。当你不注意或不去想那一桩痛苦时，那一桩痛苦确定是不存在的。凡事无所用心，在神学领域是指凡人必须用心的地方，他却安之若素。

我们察看某种精神境界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：无非是成为一个人晚年的箴言，而后龟缩到崇高人格的灵光之中。灵光就是羁绊，犹如背上有一个婴儿在入眠，时间放长了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。所谓淡泊致远的弊端，这个事实许多鲜活的人士直到晚年尚未察觉。